

運動、創作lâu論述並進

專訪客語作家黃恆秋

採訪撰文／陳慕真 研究典藏組 攝影／吳德元

從學生時代就投入創作的客語詩人黃恆秋，認為用華語寫作，沒有差他一個人，因而全心以客語來寫作。他也投入客家運動，編輯《客家》等客家刊物，編寫客家文學史。近年來，黃恆秋有一個重要的決定，用一年出一本書的方式出版「客家書系」，希望能替客家人出版100本書，至今已出版25本了。在九〇年代客語文學形成的過程中，黃恆秋的努力是從運動、創作、論述各層面並進的。

訪談地點：台北新莊黃恆秋老師住家

用華語寫作，沒有差我這一個人

陳慕真（以下簡稱「陳」）：先生thê 1981年出版第一本（華語）詩集《葫蘆的心事》、1989年出版《寂寞的密度》、1990年出版第一本客語詩集《擔竿人生》（1990），請先生分享客語文學个創作經驗，還有vi華語到客語文學个創作過程。

黃恆秋（以下簡稱「黃」）：我本身是苗栗銅鑼人，家境很窮困。本來去考台中師專，但是沒有考上。進入省立沙鹿高工，就用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學業。學生時代喜歡閱讀，也寫了一些華語的作品，有空就走去台中市中華路舊書攤，翻閱舊書。當時翻到了一本《笠》詩刊，後來買下來。寫信給當時《笠》詩刊的社長陳秀喜，她很熱心，對年輕人很鼓勵。只要來台中，就會來看我，帶我去逛夜市，因為她的鼓勵，我的第一首現代詩發表在《笠》，也認識了《笠》的前輩

作家，像桓夫。高中畢業就加入了「笠」詩社，辦了「匯流詩展」。當時除了寫詩，也寫短評。後來去當兵，回來之後就上台北工作，但因為桓夫的關係，我還是參加「笠」詩社的活動，常往台中跑。

為什麼會跨越到客語的創作？在我的詩集《擔竿人生》的〈序〉特別寫出來。有一年，我開車載趙天儀教授從台北南下，參加一個語言與文學方面的座談會。在過程中發現，「笠」詩社的成員溝通上主要以台語、日本語為主。而「笠」的成員不少是客家人，像詹冰、杜潘芳格、羅浪等。當時讓我感嘆非常深，我認為一直強調台灣的「本土」文學，所謂的「本土」，就是所謂的「河洛人」的文學，或者是說以他們作為代表的文學。但事實上，客家人在文壇、詩壇上也有相當多的詩人、作家，但好像都沒有一席之地，尤其站在「語言」的問題的時候，看起來沒有受到尊重。

在回台北的路上，我跟趙天儀教授說了我的感受。趙天儀講了幾點，第一，他本身也是客家



黃恆秋參與「客家運動」和「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」，九〇年代提出「新客家人」的主張。

女婿。第二，「笠」詩社的成立，是在詹冰的故鄉卓蘭，在客家庄成立的本土詩社。第三，有關客家語言創作的問題，他說當時杜潘芳格已經嘗試用客家話來寫詩歌。一路回來，他跟我講了這些故事，當時我23~24歲左右，開始有了一種很大的轉變。認為如果用華語寫作，沒有差我這一個人，所以立志蒐集資料，開始想辦法尋找客家語言相關的措辭、文字、詞彙，想辦法克服，要來寫客家詩。客家人沒有文字書寫的傳統，根本沒有相關的資料。所以我到重慶南路的書店去翻書、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圖書館去找，只找到了一、兩本碩博士論文。回來開始閱讀，開始寫。一開始寫客語詩，我用〈懷念阿姆〉為主題來寫作，但這首詩寫了將近快一年。因為很多地方沒有辦法克服，加上長期接受華語的教育，已經脫離了客語的思考能力。

陳：當時無人寫客語个創作？

黃：沒有人。當時杜潘芳格的作品也沒有發表。

沒有文本，沒有資料可查，沒有客語字典、辭典。這是八〇年代的事情。

陳：Thê文字化个克服頂項，vi第一本詩集到後來有改變無？

黃：這可以說是台灣符號的轉變，我的第一本詩集是請羅肇錦老師用國際音標注音，第二本是用「TLPA」（Taiwan Language phonetic Alphabet：台灣語言音標系統），第三本是徐兆泉老師幫忙用「通用拼音」重新注過，每一本用的客語拼音方式都不同，可以看到拼音符號演變史。

主張公權力應介入「客家運動」

陳：先生thê文學創作以外，me對文化、歷史盡注重。Yá是因為同客家有關係，a係學生時代就對台灣个東西有興趣？

黃：出於客家文化的危機感。大概25歲的時候，當時「還我母語運動」以後，《客家風雲》雜誌飄搖不定。雜誌辦不下去，內部有分裂。結果鍾肇政先生推薦我去接辦，所以那時候我到客家雜誌去編輯了一段時間。接觸面不單單只是文學，像對中國的、海外的客家接觸，其中語言、文化是最大的問題。客家人在台灣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，佔15%的人口，是很尷尬的位置。所以我們提出，客家人在台灣就像「三明治」的文化。客家人變成是隱形的，沒有面目的隱形人，像是「末代的」客家。後來，我加入鍾老他們成立的「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」，參與了客家運動，提出「新客家人」的主張。客家人最基本的定義，就是你的語言、文化是否還存在。不存在的話，你是誰？

陳：近年關注客家人个「故事」？

黃：最近我做台北地區客家人的調查，包括口述歷史的調查。拜訪了很多移民到台北的客家

人。前幾年，我針對新莊和泰山，所謂「新泰地區」進行調查。用抽樣的方式，直接到60個家庭做訪談，結果情況非常的差。這60個家庭裡面，第二代還可以用客家話來溝通的只剩下十分之二而已。第三代還會講客家話的，60個只剩下2個家庭而已。客委會成立以後，對客家語言、文化的功效，我認為是恢復了客家人身分的認同而已，但不會講客家話的，還是不會講。「客語家庭」和「客語生活學校」的政策都應該落實在生活中，不只是教學或表揚時才講客語而已。這也是當初我們進行的客家運動很重要的訴求，主張公權力要介入，要提出一些公共政策，像是教育政策、語言政策等。

陳：「還我母語運動」做得講係客家界盡關鍵性个運動，thé ke以前同以後有mak-ke ko大个差別無？

黃：「還我母語運動」影響最大的就是公共媒體上，開始出現客家的聲音。以前的廣電法限制方言節目，客家的節目在三台根本找不到。所以「還我母語運動」之後，多了一個「台視」。在台視裡面，安排了半個小時的「鄉親鄉情」節目。但時間調來調去，或是安排在早上6點這一類很早的時間播出。在公共媒體上無法發出聲音，導致客家話的流失，所以我們當時提出「沒有客家話，就沒有客家人」。

為自己族群的文化傳統作見證

陳：舊年（2010年）客家文壇成立「台灣客家筆會」，yá个過程同目標？

黃：客家話寫作一路下來，我自己出了4本客語詩集，也出版一些有聲書。客家人意識這些

年的確有提升，但相對之下，客語意識還是很薄弱。因為客家是少數族群，在整個大環境裡面就是有限，少數族群的語言、文學要能通行無阻，其實我來看也不太可能。以歷史的歸依來看，有種宿命論。所以我認為，以客語寫作來講，就是留下歷史的紀錄，留下文化的蹤跡，這樣而已。所以做為一個文學作家、一個詩人，為自己族群的文化傳統作一個見證。

以客語的寫作來講，一開始都是單打獨鬥，個人的成績，而客語刊物，最早是我辦的《客家台灣》。早期我也參與了《台文通訊》、《台文Bong報》，其中最重要的是，在台南創立的《蕃薯詩刊》，與林宗源、黃勁連、李勤岸等一起參與。那時我們提出了「台語文學才是真正的台灣文學」的觀念。不過我也一再強調，所謂的「台語」，是台灣的語言都是台語。所以客家話是「客家台語」、福佬話是「福佬台語」。因此，我所有出版的詩集都寫「客家台語詩集」，我認為這是應當要尊重的。

「筆會」的成立希望客語作家有個組織，有個團隊，大家聯合起來，互通有無。所以我先籌備《文學客家》，再成立「台灣客家筆會」。《文學客家》也從去年創刊時的半年刊，於今年改成季刊，希望能夠長期經營。像這樣的刊物，全世界也是第一本。我把《文學客家》拿到中國，他們很驚訝，以客語寫作來講，中國落後台灣二十年。早期，像是胡風，也有用客家話寫作。以一個少數族群的語言來講，要長久維持，其實不容易，反應在台灣整個社會來看，客家話是走下坡的，現在客委會成立以後，消失的速



黃恆秋認為，做為一個文學作家、一個詩人，以客語寫作，就是為客家族群留下歷史的紀錄，留下文化的蹤跡。

度雖然減緩，但是講客家話的人口並沒有增加。所以，希望透過筆會的成立，可以讓客語的寫作、閱讀長久一點。

陳：先生接理事長以後，定著ko無閒，以後有其他个寫作計畫無？

黃：以前我編寫客家文學史，有蠻大的影響。中國方面也開始注意到這一塊。之後我在文學的論述上，補強民間文學，如山歌等的部分，也編了客家民間文學。後來也發現作家的部分要再加強，所以也編了客籍作家的作品目錄。這樣有文學史、民間文學、作家文學的部分，彼此可以兼顧，成為一個系統。台灣文獻會之前出版客家族群發展史，其中文學的部分是我寫的。未來還是會持續努力。

訪談後紀

Vi後生時節，因為對文學个興趣，一頭投入文學創作个黃恆秋先生，認為用華語寫作，無差佢一个人。故所，開始專心用客語來寫作，想oi vi自家个族群，留下歷史个文學紀錄。寫作以外，佢投入客家運動，編輯《客家》雜誌等客家刊物，又用文學史个角度，編寫客家文學史。幾多年來，黃恆秋先生有一个重要的決定，佢oi出版「客家書系」，用一年出一本書个方式，希望做得thoi客家人出版100本書，到kin-ka已經出版25本è。Thê 九〇年代客語文學形成个過程底肚，黃恆秋先生个打拼係vi運動、創作、論述各方面並進ke。 ☒